有哪些诡异邪性的民间故事?

> 我家世代住在沂河岸边，就在泰山脚下。传说，这泰山下面压着阴曹地府。要是没泰山，那阴曹地府里的鬼怪早就祸害人间来了。有次沂河发大水，从上游冲下来一口巨大的棺材。

1

我太爷爷享了二十年福，受了半辈子苦。开始清算的时候，从我祖爷爷到我祖爷爷的七八房姨太太，再到我太爷爷的兄弟姐妹，给杀得一个不剩。到了我太爷爷这儿，枪口冒着烟，都顶上后脑勺了，县文工队领导点了个烟袋儿说道：「要不爷们儿，我们这一队人马早就完蛋了，哪来今天的太平盛世？」

原来，抗战那几年，我祖爷爷在自家大炕上陪日本人喝酒聊天吹牛逼，我太爷爷却偷偷给敌后武工队运送物资，什么烟酒糖茶长枪短跑手榴弹，没有不送的。要说有没有风险，那自然是大急了，不过日本人都认识沈家不务正业的三少爷，也没把他怎么滴。

由此，我太爷爷给沈家留下了一条血脉。

这命虽说是保下来了，可这个罪没少受。家产抄的干干净净不说，连住的地方都没有，最后还是领导发话，指示大队，把村头沂河边的土坯房给了爷俩。

那房子原本是我们家长工给我们家看渔的，七个窟窿八个眼。当年，长工也就例行公事的过来瞅瞅，谁都不在哪儿过夜。爷俩没办法，扯着屁帘儿到了屋里。这房子，夏天还行，四面透风，凉快的很，就是蚊子多点。可到了冬天，可就完蛋喽。这爷俩到这小屋的时候，别说棉被，就连件棉袄都没一件，太冷的时候，我爷爷和我太爷爷只能相互搂着取暖。俩老爷们抱一块，虽然是父子，我爷爷还是觉得臊得慌。可实在是没有办法，不搂着扛不住。我爷爷每每说起那几年，总是感叹——也不知道当时怎么活下来的。

鬼棺这个事儿呢，就发生在沂河边上，要不然怎么叫《沂河鬼棺》呢？我爷爷说，这沂河不是好河，凶得很。每年发水都要死人。

沂河源头是沂源县，就在泰山脚下。有传说，这泰山下面压着的就是阴曹地府。要是没泰山压着，那阴曹地府里的鬼怪早就祸害人间来了。还说，奈何桥下就是忘川河，忘川河尽头就是沂河的出水口。但传说毕竟是传说，当不得真。

沂河自古是泗水支流，黄河夺淮河、泗水入海，又成了黄河的支流。明万历年间，新开运河航道形成，又成了运河的支流，改往南流，直坠骆马湖。一九五一年挖了新沂河，引流骆马湖水，东流进黄海。之后沂河泛滥，又在邳苍交界处设立分洪道。分洪道挖成，沂河泛滥情况得到了改善。但也仅是改善，之后又爆发了两次大洪水，沂河两岸老百姓苦不堪言。所以一九六三年，再次对沂河进行了治理。

一九六三年治理的沂河段，是郯城马头镇到邳县港上镇这一段。这一段的沂河水，已经从山东的群山之中奔涌出来，进入了宽广的平原。这一段的沂河水，既宽又深，而且多沼泽，也是怪事最多的一段。每次发水，河水中总能看到三四米长的大鲤鱼，十多米长的大蟒蛇，如小船一般的大王八。另外，各种死去的尸首更是不计其数。还有什么，不长脑袋的摆渡人，水面上奔跑的小孩儿，水面上排长队的灯火等等，实在诡异的很。

现在科技发达，修桥铺路扒河都有大型机械，那时候可什么都没有，靠的就是劳动力。那时候扒河也叫上河工，当天返回的叫小河工，在工地吃住的叫大河工。沂河治理是大工程，大家伙都得在工地上吃住，所以没有小河工这一说。河工组成部分，每个生产队的壮劳力，以及黑五类。

那时候我太爷爷都四十多了，也没干过重活，早些年还抽鸦片，身子骨弱得很，上河工出不了大力，就在河底清淤泥。我爷爷才二十出头，性格生冷，没脑子有力气，就从河底往上拉车。

这里说明一下，从河底拉车运淤泥，必须是两个人，一前一后。后面的人掌握车把推，前面的人在前面用绳子拉。推车的还好，掌握住方向就行了，拉车的呢，所有的力气都在他身上，是个累人的活儿。一天下来，再强壮的劳力，都受不了。我爷爷告诉我，海平就是累死的。逞能，别人一天拉三十车，他偏要拉五十车，河工活干完了，人也累的不行了，到家没几天，就死了。

你想，从河底到岸上几十米，坡陡路滑，泥泞难行，就连徒步走上来都很费劲，更不用说拽着一辆装满了淤泥的平板车。每个人都肩背着一根绳低头弯腰奋力朝前跑——只能跑不能走，走没有那个冲力，上不来坡。一个壮小伙，皮肤被太阳晒的黝黑，身上斜挂着一根粗带子，一溜小跑，一口气把整车泥土拉到岸上。倾了土，拽着车返回河底，不能歇，河底装车的等着呐。就这样，反反复复的跑，那滋味，没参加过大河工的人是无法想像的。

我爷爷说，累是累了点，每次上河工，他们爷俩都很高兴。之所以高兴，说了都辛酸。爷俩是黑五类，口粮不够，公社又不给两人出工的机会，挣不到工分。那饿劲儿，照我爷爷的话说，爷俩互相看着，都能从对方眼睛里发现绿光。这种感受，后来我因为伤害，进看守所的时候感受过。但是呢，爷俩只要上了河工，公社就得管饭，一天三顿，一顿都不能少——煎饼馒头盐豆子，有时候还能沾点荤腥。干了一天活，累得

要死，那饭，吃起来特别香。我爷爷说，要是没人管着，他一顿能干十几个馒头。

话说这天，天气阴沉的厉害，乌压压的黑云迎头压过来，到了下午下起了大暴雨。这暴雨一起，竟然下个没完，铺天盖地，一直下到天黑。当时是夏初，为了方便河底作业，在上游修建了一道大坝，把上游的河水拦住。我爷爷说，到了晚上，大家伙过得担惊受怕。都说，这雨水下的这么大，要是大坝决了堤，大家伙的劳动成果白忙活是小事，万一把河工们给冲河里，救都救不过来。

河工们说着话，都害怕起来，一个个卷铺都说要回家。管理工程队的是县水利局的干部，一见老百姓这样，大家伙蹲在雨里开了会。当时时间紧任务重，要是社员们回了家，再要招回来可就难了。开完会，由水利局干部带头，开着拖拉机，带了几个河工，到上游检查水势。到了夜里九点多，干部们回来了，说没事，大坝撑得住，再下个两天都撑得住，放心好了。大家伙听了干部们这么说，这才安心睡下。唯独我太爷爷，抬头看了看阴沉沉的天空，又看了看帆布雨衣下的水利局干部，留了个心眼。

我爷爷呢，是个笨蛋，他听了干部的话，倒头就睡，不到一秒种，打起了呼噜。话说回来，也是因为实在太累的缘故。我爷爷睡得正酣，做梦正娶媳妇，那唢呐吹的滴滴嗒嗒响，小媳妇被自己抱进了洞房，眼看着就要掀盖头了，忽然身子一晃，被人推搡醒了过来。我爷爷眼睛还没睁开，开口就要骂，可一个「操」没说完，耳中就听得一阵千军万马奔腾的声音。我爷爷一惊，一个骨碌爬了起来，手电筒照耀之下，我太爷爷告诉他，上游水坝决口了。

我爷爷一惊：「真的假的？」我太爷爷一巴掌打过去，没打着人：「快把老少爷们喊起来，得马上到河堤上去，一会儿水来了谁都跑不了。」我爷爷不听，还要和人去抢救水坝。我太爷爷一个大嘴巴子掴在我爷爷脸上，这打着了，说道：「瞧把你能的，那水坝是你能救过来的？」我

爷爷被这一嘴巴子搧醒，这才和太爷爷招呼周围正在酣睡老少爷们，一起往河堰上跑。

爬了半坡，朦朦胧胧的夜色之中，我爷爷回头看去，只见上游水坝那里星星点点映着几道手电筒灯柱。我爷爷知道，那是去抢救水坝的人。看到这里，我爷爷心中羡慕，他们抢救堤坝的行为，就是英雄。我爷爷心里羡慕还没过劲儿，就听轰隆一声，一道白练在夜空中窜了起来，那几点灯柱瞬间熄灭——水坝彻底崩了。水坝一崩，那滚滚洪水就像是冲入草原的猛兽群，几乎是瞬息而至。一群人大呼小叫，在泥泞和雨水中紧跑慢跑，脚后跟擦着洪水上了河堰。那身后的草棚，瞬息之间让水花给卷没了。

上了河堰的河工们，抹着脸上的雨水，围在我太爷爷身边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，那真叫一个后怕。

过了好一会儿，大家伙才说，这多亏了沈坑沈钉爷俩，也不然大家伙就完了。对了，我太爷爷叫沈坑，坑爹的坑，我爷爷叫沈钉，铁钉的钉。这名字都是我祖爷爷起的，也不知道当时怎么想的。嗯，我祖爷爷叫沈炮，火炮的炮。

我太爷爷摆摆手：「这不算啥，大家伙要是先醒，你们也得叫我不是？」

天光大亮的时候，雨停了，到处都是湿漉漉一片。那河里的洪水来得快，耗的也快，没半夜的工夫，耗了一小半。乡公社的干部招呼大家点名，看看谁少了。点来点去，除了那几个水利局的干部，其他的基本都在。乡公社的干部一听，顿时跺脚大喊：「哎哟，这下完喽。」赶紧招呼人去找，可是大家伙看着沂河里滚滚黄汤，这哪里找去？大家拧拧身上的湿衣服，都说，赶紧回家睡觉才是正事儿。

微信公众号：阿乐资源库

可是乡公社的干部不愿意，县里的人没了，这是简单的事儿吗？一个干部指挥在河堤上搭棚，该休息休息，该做饭做饭。另一个干部画了一个圈，指着河坝上的老少爷们儿，你们这些人跟我走，去找人。干部发话了，不敢不去。一个个抖搂抖搂身上湿漉漉的衣裳，跟在干部身后，往河底走去。我太爷爷和爷爷也在这圈人中。众人在滚滚河水边，深一脚浅一脚走了一圈，什么都没找到。本来折腾了一夜，大家疲乏的很，到现在还没吃饭，谁有精神找人？

我爷爷裹着湿漉漉的衣裳，跟我太爷爷抱怨，说我太爷爷扰了他的娶媳妇清梦。我太爷爷一脚踢过去，还清梦，再清一会儿你就滚泥汤里去了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一个河工喊道：「哎哎哎，快看，那是啥玩意儿？」

大家伙一听这河工招呼，都赶过去看。我爷爷跑得快，只见泥水之中，一个棺材停在水洼子里，一动不动。那棺材停的位置，正是河工们原来搭草棚的地方。

河工们搭棚的地方原来是一片树林子，那林中都是碗口粗的杨树。现在涨了大水，那片树林已经被水淹了一半，那棺材正好卡在林中。其实每年沂河发大水，冲下来许多死猪死羊死人，也不乏陈旧棺木，大家见怪不怪。有些胆大妄为的熊孩子淘气，打开棺木，拿出那人腿骨来玩的，被大人发现，少不了一顿毒打。

只是今天众人看到棺材，和普通的棺材不一样，究竟哪里不一样？首先，那棺材和其他的普通的棺材相比，又长又宽，非常巨大，平常的棺材七八个也比不上这一个。其次，按说水冲下来的棺材，应该早就陈旧不堪，破破烂烂。这个棺材却是像刚刚做好的一般，虽然泡在泥水之中，但众人也看的清楚，那棺材外壳油光锃亮，就跟新出产的大解放似的。最奇怪的，还是那棺材外壳，刻满了繁复花纹。那花纹沾了许多泥水，看不甚清楚，但是细细分辨，仿佛是许多人拿着铁锹，推着小车，在开凿大河一般。

大家伙一看之下，顿时吓了一大跳，上面的花纹刻的，不就是说的他们在治理沂河的情形吗？

干部听了这话赶紧制止，封建迷信思想不能有。

我太爷爷却蹲在一边不说话，我爷爷问道：「爹，这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啊？」

我太爷爷面色凝重，说道：「棺材。」我爷爷说：「谁家用这么大个的棺材？」我太爷爷冷笑一声：「谁家？阎王爷家……」

2

众人听了我太爷爷的话，吓得不轻，还没到晌午开饭，消息就不胫而走。大家伙趁着衣服还没晾干，更想回家了。乡公社的干部怎么喝止都没有用，好在烧火的老魏出了一个主意，说中午熬鱼吃，这才留下一些人来。

那鱼是哪里来的？都是大家伙扒河的时候逮的，但是自个儿逮的鱼不能独享，要上交，大家伙一起吃。不过话说回来，大伙儿交了大半月儿的鱼儿了，连根鱼刺都没见着。这老魏一说吃鱼，大家伙儿乐了，有些铺盖都背身上了，咕咚扔在地上，说这铺盖怎么这般沉。

那老魏做鱼的法子也简单，扔锅里几两油，炕热了，葱姜蒜花椒辣椒一把抓，刺啦一声爆炒，炒完了放鱼，然后倒上两桶凉水，生煮。也不知道这老魏哪里学来的手艺，这么做出来的鱼，又辣又香又鲜。不能吃快，吃快了能咬着手。

到了中午，沂河堰上到处都是鱼鲜味，馋出老远去。那水利局的干部，早就忘脑勺后去了。乡公社的干部也跟着吃，吃到一半，水利局的人回来了，疑惑的问，你们这是干啥呢？

乡公社的人一看，哟呵没死，赶紧招呼，快来快来，今儿中午吃鱼。

水利局的干部勃然大怒，吃鱼吃鱼，吃个屁鱼，怎么这河工都没了？

乡公社的人顿时觉得没意思，丢了手里的煎饼，悻悻然的把事情说了。那水利局的干部哭笑不得：「我们就回县上汇报个工作，结果一个棺材就把几百人吓跑了？」

乡公社的干部说：「你是不知道，那棺材，吓人得很？」

水利局的干部横眉立眼：「老百姓倒还罢了，你们还是党员，怎么相信牛鬼蛇神呢？」

在乡干部的带领下，水利局的干部远远的勘察了那巨型棺材，最后辟谣说：「那棺材上的浮雕不是咱们沂河河道的，是古代劳动人民开挖大运河的情景。这棺材也不是棺材，而是一种封闭的木船，运输贵重物品用的。」

有一些质疑的，说这船怎么造得上宽下窄呐？马上就有工友喝斥他：「人家领导说啥是啥，你瞎扯这些有啥用？」最后水利局的干部落实工作：「把河工们招回来，等打好堤坝，把古船就地掩埋。」

水利局干部说的挺好，但是还没等人招全乎，就出了问题。当天晚上，大家伙刚睡下，就听有女人吱吱呀呀的唱戏文，那戏文唱的期期艾艾，优美动听异常。那一个河堰上，躺坐的都是青壮男子，乍一听如此优美唱调，个个心猿意马起来。有那些胆子大的，想去看看谁唱的。

我爷爷四二年生人，那时候也不过二十一二，也是青春热血的年纪，听这优美的嗓音，心痒痒不行，我爷爷也想跟着去。结果被我太爷爷一个大嘴巴子搧了回来。我太爷爷说：「你听听，这唱的什么？」我爷爷哪懂唱的什么，就觉得好听。我太爷爷说：「这叫京戏，唱的是杜十娘怒沉百宝箱。」沂河那个地方，哪有人听京戏，都听的是拉魂腔，也叫柳

琴戏，地方方言唱的，粗枝大叶，哪有京戏那般千绕百转。沈钉的爸爸不让沈钉去，沈钉生了沈坑的闷气，歪着头睡了，爷俩一夜没搭腔。

再说那些年轻后生，有几个胆大包天的，真循着歌声去找那唱歌的妹子去了，找来找去，结果天都亮了，全都没回来。

到了第二天早上点名，那乡里的干部不乐意了，鼓着腮帮子骂：「这些狗崽子，有了奶了就忘了娘了。」

又有人说，可别出什么作风问题，万一把这附近的小媳妇大姑娘给闹了，可是大问题，咱们脸上可不好看。

乡里干部说，那就等等，等那些小崽子回来问问。

这一等可就遥遥无期，可是等大家伙都上了工，到了晌午饭的时间也没等回来。烧火的老魏拨楞着火棍子：「哼，可别让水鬼给拉河底去了。」老魏是乌鸦嘴，好的不灵坏的灵，一锅白菜没熬好，一个十三四的毛孩子嗷嗷怪叫的跑来，说死人了。乡干部傻了眼，让带去看。还没到地方，乡干部就腿肚子转了筋，疼得在地上呲牙咧嘴，嗷嗷叫说腿疼的走不动了。水利局的干部一看乡干部的模样，白着眼骂道：「出息！」

乡干部抽了筋，没办法，让人给架回去了。刚在我太爷爷跟前坐倒，就有人来通风报信，说那几个后生死在那棺材盖上了，裤子都脱了，露个白腚帮子，一个个笑眯眯的。我太爷爷还没把那腿筋给按好，乡干部蹭的就蹦起来了，顿时疼得嗷嗷叫，一脚把我太爷爷蹬翻：「你怎么按得你？」我太爷爷笑嘻嘻的爬起来，也不生气。

没一会儿，那水利局的人回来了，后面几个壮劳力抬着死去的后生。水利局的人阴沉着脸，问昨天发生了什么事。有人嘴快，把昨天晚上听见女人唱歌这事儿说了。那水利局的人奇怪，说：「大半夜不睡觉在河底

唱歌？是不是有毛病？」我爷爷看到抬过来的尸体，身体一阵发凉，心里把他亲爸爸感谢了一百多遍。又听到水利局的人说话，就接口道：「可不是有毛病吗？谁没事大半夜在河底唱歌，还有个大棺材，多吓人啊？」

我爷爷刚说完话，我太爷爷一巴掌就打了过来，我爷爷对我太爷爷那点感激之情瞬时间荡然无存。我太爷爷骂我爷爷：「屁蛋子擦不干净，瞎咧咧啥你。」

那水利局的人听了爷爷的话似乎明白了一点什么，让人把几个后生抬到河堰上，找草苫子盖起来，通知家属来领尸体，就说是夜里到河里游泳淹死的。

几个后生一死，还在河堰上的河工就受到了不小的影响，下午打堤坝的时候就不那么用心了。到晚上吃饭的时候，堤坝好不容易打好了，但是河底有鬼的话也偷偷流传开了。昨天经过一场大雨，连上棺材惊吓，走了不少人，本来现在人手紧缺，经过一场传言，河堰上的河工吃完晚饭又偷偷跑了一些。

本来爷爷也想走，被太爷爷给拉住：「人家走了回去还有顿稀粥吃，咱爷俩回去吃啥呀？」爷爷一想也是，接着蹭几顿饭再说。

白天修堤坝，和挖河泥比起来轻松多了。没走的人躺在河堰上讨论白天发生的事情。有人说那么大的棺材，里面装的人得有多大呀。另外一个人说，大棺材就得装大人了，多装几个不也行嘛？烧火的老魏说：「可不一定是装人的，说不定是装鬼的。」老魏一说话，吓得大家伙一激灵，顿时没人理老魏。老魏就嘎嘎笑，说：「一群怂。」

河工里有的不吃老魏这套，说：「老魏你不怂，你去把那棺材盖打开，看看里面有啥。」

微信公众号：阿乐资源库

老魏又是嘎嘎一笑，点起一根旱烟袋说道：「你当我跟你似的？我又不傻。」说完这话，抽着旱烟袋走了。

大家伙又讨论起来，说这老魏就是嘴上鲜，他也怂，不敢去。大家伙又说了一会儿，不知道怎么把话就扯到我爷爷身上了，说沈钉多亏你你爹拦着，要不然你也得脱裤衩子日那棺材盖。我爷爷骂了一句说：「你才日那棺材盖呐。」我爷爷这话刚说完，那河底下顿时又飘来一阵飘渺的歌声，这回唱的比昨天唱的更优美，甜甜脆脆，就跟三伏天里冰在井里的沙瓤西瓜一般。众人听这声音一起，顿时个个噤若寒蝉，一个个都不说话了。

我爷爷爬起身子来找他爹，问道：「这回唱的啥？」我太爷爷歪着脑瓜子听了一会儿，开口说道：「这回唱的是《鸳鸯冢》。」

我爷爷奇怪说：「你怎么什么都知道。」

我太爷爷摆了我爷爷一眼：「那会儿你还没生呐，我奶奶过寿，咱家请的程砚秋，那身段，啧啧……」

我爷爷说：「这女的咿咿呀呀的，唱的什么意思呀？」

我太爷爷听了一会儿，一字一句的念道：「对镜容光惊瘦减，万恨千愁上眉尖；盟山誓海防中变，薄命红颜只怨天；盼尽音书如断线，兰闺独坐日如年。才郎若是心肠变，孤身弱女有谁怜。」念完了，我太爷爷说，「这是娘们儿想爷们儿，想的不行了……」

我太爷爷还没说完话，远处传来脚步声，还有手晃动的电筒灯光，然后就听嘈嘈杂杂的声音喊道：「来几个人，咱们去捉鬼。」

3

我爷爷一听要去捉鬼，顿时高兴坏了，爬起来就要走。可还走两步，一把被我太爷爷拽住。我爷爷年轻气盛，不乐意了，说：「你咋啥都不让我干？」我太爷爷一把甩开我爷爷的手，扬起巴掌又要打，却被一道手电筒光照在脸上，刺的眼睛睁不开。我太爷爷只好收回巴掌。

那个打手电筒的人喝道：「你这个地主羔子，还想打人？」

太爷爷只好说：「不敢不敢，我打蚊子呐。」说着话啪唧一声打在自个儿脸上，伸手跟那人看，「干部，你看，多大的一只蚊子啊。」

那个干部也不看蚊子，指着我太爷爷和我爷爷：「给你俩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，你俩也去。」

我太爷爷一听，傻了眼，「啊」了一声。我爷爷一听高兴坏了，「好」了一声。但是无论怎样，也没办法，只能去了。

那水利局的干部有两个人，乡干部有两个，再加上许多青壮劳力，抓鬼队伍整整三四十人，还有两个齐耳短发的小姑娘。我爷爷认识那两个小姑娘，是邻村的一对姐妹，一个叫马思琪，一个叫马丽华。姐妹俩长相甜美，村里不少小伙子都对这姐妹俩动过心思，可人家眼光高着呐，看不上这些泥腿子。

我太爷爷拉着我爷爷跟在队伍后头，磨磨蹭蹭。我爷爷心里不爽，说：「你这个老头老是拉着我干嘛？」

我太爷爷只好说：「我腿疼，关节炎犯了，走不快。」我爷爷心说这老家伙真是个磨人的小妖精，但谁让这老家伙是他爸爸呢，我爷爷只好伸手搀着我太爷爷，跟在队伍后面，亦步亦趋。

那前边的水利局干部，连同许多大壮小伙，打着手电筒，扛着大红旗，呼呼喝喝，跟着那个期期艾艾的女人对唱《社会主义好》、唱《南泥湾》、唱《打靶归来》、唱《敖包相会》。那女人也不受干扰，只是声

音越来越优美，人们走得越近，就觉得那声音越是动人，到最后，所有人听的心猿意马，身上哗啦啦起了好些鸡皮疙瘩。

走了一会儿，我太爷爷说他关节炎越来越严重，直接走不动路了，问我爷爷说：「要不咱爷俩回去？」

我爷爷说：「都到这了，下边就是树林，我站这都能看见棺材。」

我太爷爷身子一歪，倒在河堰上，哎哟哟只叫唤：「我这腿疼的不行了，兴许是昨天雨大的太大了。要不咱们就在这河岸上看看，别到下边去了。」

我爷爷气的鼻子都歪了，指着下面大部队说：「万一人家干部发现咱们不跟上人家的脚步，少不了又是一顿打，你瞅瞅我脑袋上这块疤，到现在还没好呐。」我爷爷脑袋上那块疤痕，是上河工之前，批斗的时候被熊孩蛋子用裤袋打的。

我爷爷说这话的时候，那水利局干部已经带着人下了河堰，眼看就到树林里了。那队伍后面的马思琪看到我太爷爷坐倒在地，连忙跑过来，问我太爷爷怎么了？

我爷爷说：「他老毛病犯了，可能跟不上队伍了。」

马思琪眨眨大眼睛说：「那你就不用去了，就在这歇歇，反正下面已经这么多人了，那个装神弄鬼的家伙跑不了。」说完话，招呼我爷爷就要走。我太爷爷不干了，大呼小叫说道：「哎，把我自己留在这儿啊？那不行，我怕黑。」那马思琪说：「那行，我陪你在这等着，让沈钉过去吧。」

我太爷爷想了一会儿，摇摇头说：「那也不行，你一个女娃娃，跟我在一块算个什么意思，别到时候说不清楚。」

马思琪一听我太爷爷说这话，顿时气乐了：「你这老头有意思，我一个女的都不怕人说，你反倒还怕上了。」说完话，不再理这爷俩，作势要走。我爷爷一看马思琪要走，他也不干了，跟在马思琪后面，也要下去。我太爷爷一看这要弄巧成拙了，连忙说：「女娃娃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是怕你跟人家说不清楚，你不要误会。」那马思琪都走了两步了，听太爷爷这么说，回过头来说道：「那我还得谢谢你替我着想呗？」马思琪说完话，那河堰下又响起一个声音，只喊「姐，姐」，原来是马丽华找上来了。马思琪答应一声，就往河堰下跑去。

我爷爷一看马思琪走了，踮着脚也跟在马思琪后面跑了，只留下我太爷爷一个人在河堰上。我太爷爷一看我爷爷跑了，顿时噌的站了起来，看那个灵敏的程度，身体健康的人都不一定有他快。我太爷爷跟在我爷爷他们三个人后面，也下了河堰。

刚下到河堰下边，顿时吹来一股凉风，我太爷爷裹了裹身上的破汗衫，起了一身鸡皮疙瘩。这凉风一吹，他小跑了几步，跟到我爷爷后边，说你们别把我丢下了。说着话，好好的脚，开始一瘸一拐起来。我爷爷看到我太爷爷下来，一点好脸都没给，但还是搀起了他，那个马思琪马丽华也没有好脸色，但也不好把爷俩丢下，单独离开。

四个人走了一会儿，眼看着那大部队进了树林，耳中听着那许多嘈杂声，还有气势雄伟的《社会主义好》跟着那《鸳鸯冢》混在一起，感觉很是奇妙。但没一会儿，他们就见到了这辈子难以忘怀的场面。

四个人离着树林越近，就觉得那风越冷，马丽华穿着的确良的褂子，抱着膀子问她姐：「姐，怎么这么冷呐？」

马思琪打了一个寒颤说：「兴许是风口。」

我太爷爷这时候突然往前面一指，奇怪的说道：「咦，那些人呐，怎么不见了？」

姐俩往那大部队的方向一看，果然，那原本雪亮的几道手电筒光，不知道什么时候灭了。那嘈杂的脚步声，还有震耳发聩的《社会主义好》也没了声息。剩下的，只有树林中呼呼吹着的冷风，和那时不时夹杂几声嬉笑的《鸳鸯冢》。这突如其来的变故，让姐俩顿时腿脚发软，呆立在了原地。其实不光是马思琪马丽华姐妹俩，我爷爷也是一惊。我太爷爷也不让两人搀扶了，站在冷风里听着戏曲，也是一动不敢动。

就在这时，树林里突然发出一阵吧唧吧唧的脚步声，一个声音喊道：「喂，你们在这等什么呢？发现那个装神弄鬼的人了。」

我爷爷一看，原来是同村的一个知青，那知青鬼鬼祟祟的来到四个人面前：「就在棺材盖上坐着，笑一笑，唱唱歌。」

我爷爷问他：「你怎么回来了？」

那个知青说：「干部说抓住得捆上，结果忘了拿绳子了，我去拿绳子。」说完话，知青一溜烟跑了。

那姐妹俩一听知青的话，顿时明白是虚惊一场，深深出了一口气之后，双双白了我太爷爷一眼，往树林走去。我爷爷也责怪我太爷爷：「老大不小的了，怎么一惊一乍的？」

我太爷爷拉住我爷爷：「咱爷俩走慢点。」可是这时候我爷爷哪里还听我爷爷的，紧紧跟在那姐妹花身后，快步往树林中去了。我太爷爷跺着脚喊了几声我爷爷的小名，我爷爷连头都没回。我太爷爷叹了一口气，唉了几声，不得不随着我爷爷进了树林子。

因为上面堤坝打好了，上游的水流不下来，树林中水已经耗了不少。我爷爷紧走几步，只见大部队齐刷刷的蹲在离大棺材不远的地方，一声不吭。那带头的水利局干部看到我爷爷四人到来，连忙抬手，意思是让他

微信公众号：阿乐资源库

们蹲下来。我爷爷和姐妹花蹲下来之后，那个马思琪挪到一个后生的身边，趴在那人的耳边悄声问道：「抓到人了？」

那个后生嘘了一声，指了指大棺材。马思琪不明白什么意思，抬头往那大棺材上一看，顿时羞红了脸。只见天空毛月亮的照耀下，那大棺材之上，一个通体雪白的身体，引颈起舞，时不时的转个圈子。马思琪看了看这一圈傻呆呆的男人，低声骂道：「真不要脸。」我爷爷没听清楚马思琪说的话，就挪到她的身边，问怎么了。马思琪恶狠狠的盯了我爷爷一眼，小嘴冲着大棺材一努：「自己看。」我爷爷不明所以，抬头一看，顿时呆住了。

只见那棺材上的，站立着一个美丽的女人，身材妖娆，那腰细的一把能掐过来。两条长腿之间一点黑乎乎的看不清楚，但是胸前那两团可是一览无遗。再配上那绝妙的身段，曼妙的歌声。我爷爷二十郎当岁，正是精血最旺的年纪，哪里见过这种阵势，顿时觉得嘴唇发干，小肚子一股热气直冲云霄。我爷爷咽了一口唾沫，就看到那女人冲着自己展颜一笑。那笑容，真如四月的春风冬日的暖阳。

我爷爷直接起了身，傻笑着就往那妖娆的女人走去。

几十年后，我爷爷告诉我，他到现在也没见到过一个人可以美成那样，美的无边无际。就想那么一直走，走到她怀里，然后再也不出来。

爷爷说，什么叫妖孽，这就叫妖孽。

就在我爷爷疯了心，想一直走到她心中女神身边的时候，冷不防觉得身子一紧，还没来得及反抗，人就倒在了地上。冷风吹来，我爷爷眨巴眨巴眼睛，眼前那个美轮美奂的女人消失了，取而代之的，是我太爷爷那张黑不溜秋的小脸。

我爷爷呲牙咧嘴的躺在地上，摸着被摔出一个大疙瘩的脑袋问我太爷爷：「你摔我干啥？」我太爷爷一巴掌掴在我爷爷脸上，恶狠狠的骂道：「真不如让你死了算了。」

被我太爷爷一打，我爷爷才明白过来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一抬头，就看树林里的男人们，一个个面带微笑，向那个大棺材走去。我爷爷还想往棺材那看，被我太爷爷又是一巴掌搧在脸上：「还想去死是不是？」我爷爷这几天脸上接连挨巴掌，本想发火，可是看到二三十人齐刷刷的向棺材缓步移动的场面，顿时觉得背后发凉，有话也不敢说了。那马思琪冯丽华姐妹俩脸色煞白，蹲在地上发着抖。我太爷爷说：「别在这哆嗦了，快去喊人。」

马思琪根本说不出话，马丽华说话的时候声都抖了：「我害 pia。」

我太爷爷说：「pia 你姥姥个腿，快去叫人。」

那马丽华也不知道哪里来的蛮气，吸了一口气转身就跑，一边跑一边尖叫。这一声尖叫不要紧，把马思琪吓坏了，一屁股坐到地上，呜呜哭开了。我爷爷去扶马思琪，谁知道摸到一手热水。我爷爷奇怪道：「你咋还带热茶来了？」马思琪打了我爷爷一巴掌：「我尿裤子了……」

我太爷爷没工夫看我爷爷磨叽，轻声喊道：「快来帮忙。」

我爷爷不知道帮忙什么意思，只见我太爷爷在地上蹲着前进，来到一个后生身后，一使劲就把后生撂倒在地。我爷爷一看明白了，也有样学样，七手八脚摁倒了几个人。

那几个人和我爷爷刚醒来一样，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，狠狠搧两巴掌之后，脑袋才清醒过来。所以，后来我爷爷也不解释，摁到之后，直接搧上两巴掌。有两个后生被打急眼了，还想跟我爷爷动手。我爷爷小时候练过，他们哪是我爷爷的对手，结果脸上又多挨了两巴掌。

我太爷爷和我爷爷，两人一路摁一路打，眼看就要把所有人救完了，可始终有那手脚快的，已经爬到那大棺材上去了。只见那个美艳不可方物的女人，一边笑颜如花，一边伸手摸到了爬上大棺材两人的脸。那两个人嘴角直勾勾的笑，坐在棺材盖上三下五除二就把衣裳脱了。我爷爷都跟着跑到大棺材边了，伸手去拉那两个人，还没够到手，一下被我太爷爷拽了回来。

我爷爷跌坐在泥水地里，心中着急，还想去救，就听耳边传来一声叹息，说不出的哀怨惆怅。就这声叹息，再一次把我爷爷的魂给勾走了，也跟着往那大棺材盖上爬去。幸好被我太爷爷揪着脖领子摁在了泥水里，然后爷俩也不敢抬头看，屁滚尿流的逃出了树林。

等爷俩出来树林，这才看清楚，大家伙都跑到河堰上去了。那水利局的干部和那许多青壮劳力，一身泥水，一个个在河堰上小脸煞白的喘气。等我太爷爷和我爷爷到来，回头往那树林中看去，只见月光之下，那大棺材盖上的两个男人，身体一边乱扭一边不停地抖动。

我太爷爷吸了一口凉气说道：「他们在泄精，精泄光了，人就活不成了。」

我太爷爷没说完话，打工地那边又来了许多青壮劳力，还要下河去看，被水利局的干部喝止住了，并且严令五申：「任何人不得靠近那个大棺材，不然扣除所有工分。」

那一夜，劫后余生的大家，胆战心惊。第二天早上，自不必说，那大棺材盖上又多了两具尸体。只是这一回，没有人再敢去给那两个后生收尸。

天亮之后，工地上传开了，说那大棺材有妖怪，也有说有鬼的。那些侥幸被我太爷爷和我爷爷救下的，口口声声说亲眼见过。要是搁以前，干

部们早就出言制止。可这一回，几乎所有干部也都亲身经历了一次封建迷信的教育，再也说不出口子不语怪力乱神了。

早上吃完饭，河工们收到消息，全部打铺盖回家，什么时候复工，等通知。所有的河工如释重负，有的铺盖卷都不要直接就跑了。我太爷爷却愁眉苦脸，说：「本来以为还能吃两顿包饭，这下可好，什么都吃不上了。」

经了这一回事，我爷爷对我太爷爷刮目相看，也不敢跟我太爷爷胡扯了，只说：「回去我给你做山芋饭吃。」我太爷爷又偷了几个不要的草苫子和铺盖，卷成一捆说：「山芋饭也不赖，再下河抓两只田鸡……」就在爷俩畅想美食的时候，乡干部晃晃悠悠走过来，蹲在我太爷爷面前，客客气气的说道：「老沈，李干部让我叫你爷俩去一趟。」

我太爷爷疑惑道：「李干部？」

乡干部点点头：「对，就是咱们水利局的领导，昨天不是见过面吗？」

我太爷爷点了点头，假装思索了一番，看了我爷爷一眼道：「那就去一趟？」

我爷爷心有灵犀，知道接下来的饭辙有着落了，就附和道：「去一趟。」

李干部办公的地方在河堰边的一座帆布帐篷里，高高大大，气派的很。我太爷爷在前，我爷爷在后，乡干部跟在爷俩屁股后头，进了帆布帐篷。那帐篷里边已经坐了一个人，就是水利局的李干部。那李干部三十多岁的年纪，站在桌前神采奕奕，昨天一脸惨白的那人仿佛不是他。

那李干部一见到我太爷爷，马上站起来，拿出烟盒子递了一根大前门过去。我太爷爷战战兢兢地接在手里，嘴里只说：「谢谢领导，谢谢领导。」那李干部递完烟，还要给我太爷爷点火。我太爷爷连忙抢过火

柴，这烟接到手里就算大罪过了，再让人家干部给你点火，这是活得不耐烦了。你是救了人家一命，可你也不知道人家啥时候翻脸呐。

我太爷爷点上烟，把火柴还给李干部，眉开眼笑的说道：「不知道政府找小民，有何指示？」

李干部稳重的点点头：「老沈，昨天多亏了你，要不是你，咱们队伍损失肯定更大。」

我太爷爷连忙摆手：「哪里哪里，还是干部领导的好。」这话一说完，顿时察觉自己说错话了，想改也来不及了，好在那李干部并没有听出来我太爷爷的语病在那里。

李干部说：「老沈，你能告诉我，那棺材，还有咱们昨天看到的那个人，到底是什么吗？」

我太爷爷听了李干部的话，深深的吸了一口烟卷，转了转眼珠子，才说：「干部，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呀。」

李干部听了我太爷爷的话微微一笑，端过来两杯泡好的茶，放在我太爷爷和我爷爷面前，然后让我太爷爷和我爷爷坐下。我太爷爷起初说什么都不肯坐，直到那个引路的乡干部说「让你坐你就坐」，我太爷爷和我爷爷才战战兢兢坐下，那屁股也是半挨着凳子边。

李干部又递了一支烟给我爷爷这才说道：「咱们坐在这里的都没有别人，哪里说哪里了。咱们这个沂河改造工程，也是利国利民，但是绝不能被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给毁了。所以，老沈，你一定要帮我这个忙。老沈，不说别的，只要你帮了我，一些条件我还是可以做的了主的。」李干部说完这句话，又看了看那个乡干部，问道，「是吧？周干部。」那个周干部迎着李干部重重的点了点头：「确实，我们在划成份的时候，免不了会犯一些错误，会误会一些好同志。」

微信公众号：阿乐资源库

李干部听完周干部的话，满意的点点头，然后端起茶递到我太爷爷跟前，缓缓说道：「老沈，你喝杯茶好好想想。」

我太爷爷一看人家干部茶都端来了，连忙接下来喝了一口，然后狠狠抽了一口烟才说道：「李干部，你看我这么大岁数也就罢了，可我这孩子年纪轻轻还没成家。」

没等李干部说话，周干部接过话头说道：「老沈，看来组织关心不够，没有关心到老百姓最需要的地方。这样吧老沈，等咱们这个工程完工，由公社出面，给咱们这位小伙子，说一门好亲事。」

我爷爷不识时务，脑子也不拐弯，直接就说：「我觉得那个马思琪就挺好的。」

两个干部一听我爷爷的话，互相看了一眼，顿时哈哈大笑起来。笑罢了，周干部说：「小伙子，你还是挺有眼光的嘛。」

我太爷爷却踹了我爷爷一脚：「你这熊孩子，瞎说什么。」

那个李干部连忙制止了我太爷爷：「老沈，现在是社会主义，年轻人有追寻自己幸福的权利。」说到这里，李干部又递给我太爷爷一根烟，「老沈，昨天的事情我已经报上去了，要是上边来人，把这事情解决了，我可做不了那么些主了。」

我太爷爷一听，一下子站了起来，激动地说道：「李大干部，那大棺材，可不是咱们阳间的东西。」

4

我爷爷告诉我，当时听了他爹一席话，就觉得他爹这个黑五类真没叫错，什么都敢扯。他爹一边鬼扯，他一边害怕，心想：「你说这些，就不怕人家枪毙你？」

我太爷爷手里夹着烟卷，面色沉重：「首先，咱们阳间的棺材，都是一头大一头小，这叫二分阴阳。说的是，人虽然死了，还是在阴阳里。那个大棺材，前后一般大小，有传说这种东西就是阴间棺材，装鬼的。再次，棺材都是木头制成的，松木、柏木、杨柳木、金丝楠木，没听过谁家的棺材是铁的。可那个大棺材是还真就是铁的。铁棺是封印棺，有什么祸害人间的邪物，都是铁棺封印的。《汉南续郡志》上记载了明朝三次大旱，就是僵尸飞升，成了旱魃。有记载说，其中一次僵尸飞升未成，被封印在铁棺里，埋葬在了黄河底下。」

那个李干部听了我太爷爷的胡扯，眯着眼睛问道：「那咱们遇到的这个棺材里面装的是什么？」

我太爷爷想了想说道：「领导，不是我不想告诉您，只是我没详细研究过那个棺材模样，我不敢跟你乱说。」

那个乡干部插了一句嘴：「那你就去研究研究。」

我太爷爷一听傻了眼，这躲都躲不开，真要去，就怕小命都没了。又想到干部们的许诺，看看自己这个蔫不出溜的儿子，我太爷爷人天交战一番，手里的烟卷一扔：「好，我去。」

可是还没等我我太爷爷起身，帐篷门被掀开了，一个人从外面进来，看了我太爷爷一眼：「你去哪呀？」

我太爷爷抬头一看，顿时恨的牙痒痒，但还是满脸堆笑：「领导好。」说完这话，我太爷爷跟李干部鞠了一个躬，「李大干部，要是没什么事情，我就先回去了。」说完话，拉着我爷爷就要走。那个进来的人喝斥了一声：「你去哪里啊？宣扬封建迷信思想，妖言惑众，想就这么走了？来人啊，给我打。」那人话一说完，从外面冲进来几个身穿中山装的，一把把我太爷爷和我爷爷揪了起来。乒乒乓乓一顿拳脚，直打的我太爷爷和我爷爷哀嚎不已。

那人看着乡里的周干部，和水利局的李干部，阴阳怪气的说：「你们也算是长在红旗下的，就不相信劳动人民的力量是无穷的嘛？找人把那个棺材被我砸了，我倒是要看看里面有什么牛鬼蛇神。」说完这句话，指着我太爷爷和我爷爷说，「把这两个人给我带下去关好，等事情结束再算总账。」

我太爷爷和我爷爷被揍的鼻青脸肿，让那几个人揪着头发摁了出去，丢到了帐篷不远处的一个草棚里。等那几个人一走，我爷爷开始责怪起我太爷爷来：「你说你瞎说什么，现在好了，完蛋了吧。」

我太爷爷揉了揉额头的大包，从怀里又掏出了一盒烟卷，丢给我爷爷一根，点着之后狠狠吸了一口说道：「咱们等着看戏吧，要是运气好，说不定咱们家这回就能报仇了。」

我爷爷拿着我太爷爷丢过来的烟卷，奇怪的说道：「报仇？就你这瞎说的劲儿，我就怕这辈子报不了仇。哎，你这盒烟哪来的？」

那的人我爷爷认识，要不是他，我祖上也遭不了那么大的罪。我爷爷告诉我，那人叫丁牧轩，他爸爸是我们家的长工，后来他爸爸生病去世，我祖爷爷看这孩子可怜，就让他和我太爷爷一起进了学堂读书。他这丁牧轩的名字，都是我祖爷爷给起的。谁知道这丁牧轩进了学堂，手脚不干净，被我太爷爷抓住打了两回。

这丁牧轩被挨了我太爷爷的打，心中记了仇恨。土改后检举揭发，这丁牧轩出了不少力。当然，丁牧轩检举揭发的，都是我们家的人。在那丁牧轩口里，我们家人都是贪得无厌十恶不赦鱼肉乡里的恶棍，男的是流氓，女的是荡妇。就靠这个，这家伙竟然入了体制内，后来自己改名叫丁建国，还进入机关学习。后来分配到县里，具体是什么干部，我爷爷不清楚，但是每次见到这个人，我太爷爷总是咬牙切齿。

那天发生的事情，可以说直接改变了我太爷爷和我爷爷的命运，也改变了我爷爷的世界观。就在草棚里，我太爷爷嘴上叼着烟卷，盘腿闭眼，装模作样的掐了一会儿手指，然告诉我爷爷：「别看今天咱爷俩被揍了一顿，又被关在这里，不一定是坏事。」

那天中午之后，那丁建国让人带上大锤铁钎，自己领着许多青壮劳力，往那树林去了。根据后来的人说，丁建国去那里是让人把那个棺材砸了的。可是真到了地方，一众壮小伙子看到了棺材盖上两人的死相，又联想到昨晚上发生的事情，竟然无人敢动手。那丁建国见状，勃然大怒，亲自脱了鞋卷起裤管下到水里，把那两具尸体搬了下去，然后举起大锤带头砸了起来。

那许多青壮劳力一看人家干部都动手了，而且青天白日之下也没什么事情，都跟着下了水，提着大锤乒乒乓乓砸了起来。也不知道那棺材究竟是不是铁，二三十人，直砸到下午日坠西山也没把那个棺材盖砸开。只在那棺材盖旁边开了一个小口子，铁钎子塞进去敲了半天，钎子都弯了，愣是没撬动半分。后来还是有人出了个主意，往那个被撬开的小口里，塞了一堆炸土方的炸药进去，最后用雷管引爆了，棺材盖倒是开了，但在场的所有人都吐了。

那棺材盖一被掀开，首先扑入人鼻口的，是熏天的臭气。有一个北京来学习的学生回来给我爷爷形容，就像是臭肉和屎混在一块，在三伏天的缸里发酵了三年的味道。离得近的几个人，直接就被熏晕了过去。离得远的无一例外吐得昏天黑地。那些人好不容易把胃里的东西吐完，再看那棺材里的场面，再次扶着地面吐了起来。

那个北京来学习的学生提到棺材里面的场面，连惨不忍睹都没办法形容：「全是烂肉，还有腐烂了一半的人头，还有肠子、肚子、心、肝、肺，那个烂的，就跟我小时候在家吃的卤煮一样。最残忍的不是这个，而是那些奇怪的组织，那些人头长得一串一串的，仿佛都长在一根肠子上，还有那些手脚什么的，就跟树杈一样。就算是被炸的稀烂，那也能

看得出来。那些说不上什么玩意儿，全都泡在黑水里，那心脏都炸烂了，还一鼓一鼓的跳动。那肠子就跟鳝鱼似的，在黑水里拱过来钻过去。那会儿天都快黑了，大家伙都以为花了眼。而且心里又怕又累又恶心，那个丁建国还说什么劳苦大众战胜一切，还让人去捞出来烧了，去他的吧，哪有人去。」

我爷爷问：「然后呐？」

那个学生捂着脑袋：「后来大家伙就回来了，然后就出事了。」

那个学生说的出事是死人，接连不断的死人，一夜死了十一个，都是动手砸棺材的，反倒是那个点雷管的爆破手好好的。本来刚回来都没事，大家伙吃完饭，洗洗涮涮就睡下了。只是那臭味确实是臭，那二三十人回到河堰上，熏得一河堰都是那种味道。

我太爷爷告诉我爷爷，那是尸臭味，多年老汤尸臭。那臭味一直持续到第二天早上，熏得人都没有胃口吃饭。反倒是我太爷爷，昨晚上就没吃，一早上还问老魏今早上吃的什么。老魏说：「煎饼、绿豆汤、酱菜。太臭了，都没人吃，你要吃我给你端过来。」我太爷爷一听有吃的，自然乐意，就差流口水了。就在我太爷爷喝完第一碗绿豆汤的时候，有人抢天呼地的大喊：「死人了！死人了！」

那十一具尸体我爷爷见了，就放在河堰上，惨不忍睹，就像被水泡胀了的黄豆，膨大的惊人。一个个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，肚子大的出奇。身上的皮肤都裂开了，血红色的裂缝里面往外淌着黑水。那味道，甭提了。

丁建国一见之下，脸都绿了，跳着脚骂娘，问：「谁干的？」

丁建国吼过之后，根本没有人理他。那些跟着丁建国去过河底的，这时候心里害怕惊恐，一个个都哭丧着脸。

微信公众号：阿乐资源库

本来昨天炸完棺材，那河堤的唱戏声也没了，丁建国心情大好，向李干部显摆说：「你看我说吧，一定要相信人民群众的力量。」到了夜里，那河底唱戏声没了，却传来了哭声，那哭声凄凄怨怨，丁建国还带着人往河底打了两枪。两枪打完，什么声音都没了。

可是到了早上，怎么就死了这么多人？丁建国到处找人问询：「这十一个人，到底是怎么淹死的？」

发现尸体的人说：「他们不是淹死的，发现他们的时候，他们就已经死了，就躺在自己住的窝棚里。」

5

丁建国问了一圈，也没有找到人死的原因，气的四脚乱跳。做饭的老魏不知所谓，垫着烟袋跑到丁建国跟前：「要是有人拆了你家的房子，你能跟人拉倒？」丁建国听了老魏的话，更是气恼，招呼在现场的河工：「跟我走，把那个棺材给我烧个干净。」可是丁建国说完这话，竟然没有一个河工响应，气的他满脸通红，大呼小叫骂了一番，「你们是不是想要造反？难道你们想违背组织的意志？」可纵然话说到了这种程度，那群留下来的河工还是躲躲闪闪。

最后丁建国没有办法，招呼他带过来的那几个人，架着几个大塑料桶，就往那棺材赶去。塑料桶里装的是柴油。几桶柴油倒进那个大棺材，扔进一根火柴，呼呼烧起了黑烟。那棺材最后那个的火势极旺，连那周围的杨树都烧着了不少，一直烧到了中午时分，烧的整个河堰都是肉香和尸臭味。

就在丁建国烧棺材的时候，工地上的河工都卷着铺盖回了家，除了河堰上躺的那十一个死人和指挥部的，没剩下几个。烧完棺材，丁建国趾高气昂的回到工地，想让河工去掩埋那个烧的不成样子的棺材，可是哪还

有人？这一回又把他气得不轻，颐指气使的让李干部给他倒茶点烟，这一次又把李干部气得不轻。

河工走光了，工地上没了人，老魏空着手问李干部，咱们这饭还做不做了。李干部大发雷霆：「做做做，不做饭咱们都吃屎吗？」

丁建国见到李干部发脾气，反倒心平气和的安慰起他来：「不要生气嘛，到处都有斗争，你得坚持心中的信念。放心吧李同志，那个牛鬼蛇神已经被群众的力量给消灭了，过几天再去各村各户动员一下，咱们的工期会如约完成的。」

李干部怒气冲冲之后，对丁建国的话置若罔闻。但是心里又一想，这姓丁的说的倒不是完全没有道理，那棺材已经被付之一炬，这是他亲眼看见的，就算是妖是鬼，什么样的妖鬼在这样的大火中还能生存。想到这里李干部心情平缓了许多，午饭也不吃了，带着几个人去村里做工作去了。

丁建国反倒是心安理得的吃了一顿小灶炒肉，吃完了小灶炒肉，溜溜达达的来到关押我太爷爷和我爷爷的草棚前。见到我太爷爷，亲切的问候道：「牧斋，这些年委屈你了。」牧斋是我太爷爷的字。我太爷爷早上吃的东西刚消化完，这时候饥肠辘辘，正躺在草棚里乘凉。

听了丁建国的话，我太爷爷翻了个身，坐着说道：「牧轩，这些年我受这点委屈不算什么，倒是你，晚上睡觉的时候不害怕吗？」

丁建国一听我太爷爷这么说，顿时哈哈大笑起来，说道：「我怕？我怕什么？反倒是你，在这里装神弄鬼，就不怕人民群众的审判吗？」

我太爷爷说听了丁建国的话也是哈哈一笑：「你就不怕我三姐来找你？」

丁建国一听，脸色顿时一边，哼了一声：「我怎么会怕一个贱人？倒是你……」倒是你这三个字还没说完，丁建国顿时剧烈咳嗽起来。这顿咳嗽，简直要了丁建国的命，只咳得肺管子都要炸了，这才停下来。停下之后，丁建国舒了一口气，又觉得嗓子眼有东西，轻咳一声，吐出一块粉红色的肉块来。丁建国把这个肉块拿在手里看了看，顿时骂道，「老魏这个菜没做熟，他娘的。」丁建国骂完，丢掉手里的肉块，接着说道，「倒是你沈牧斋，能不能安安稳稳的过年，倒是个未知数。不过，牧斋你放心，咱们这么些年的情义我不会忘记，我会让人好好照顾你们父子的。」说完这话，丁建国满意的直起身子，拍了拍身上的中山装要走。

就在丁建国还没走出两步，却被我太爷爷叫住了：「喂，牧轩，晚上来找我，你或许还有救，到了明天早上就来不及了。」

那丁建国被我太爷爷这么一说，顿时愣在了那里，看了我太爷爷两眼之后哈哈大笑道：「沈牧斋啊沈牧斋，你还是那么爱吓唬人，你当我是被吓大的吗？」说完话趾高气昂的离开了。

我爷爷责怪我太爷爷：「你瞎说那些有啥用？」

我太爷爷从新躺回草苫子上，闭上眼睛说：「那你觉得啥有用？」

我爷爷气哼哼的说道：「你要是真有本事，咱爷俩就不用在这挨饿了。」

我太爷爷睁开眼睛看着我爷爷说：「别着急，一会儿就有人给咱们送饭。」

我爷爷哼了一声：「说的跟真的似得，要是真有人给咱们送饭，我跟你姓。」

我太爷爷暴跳如雷，平地吼了一声：「妈的，没人给咱们送饭你就不跟我姓了？」

我爷爷也笑了，说：「咱爷俩说点有意思的，总比饿肚子强……」

我爷爷话还没说完，那做饭的老魏颠颠跑过来：「灶上菜炒多了，你爷俩吃不吃？」我太爷爷一听，腾的翻起身子说道：「吃吃吃，哎呀老魏，我的好老魏，我真不知道拿啥感谢你。」

我爷爷想起来那个丁建国吐得粉红色的鲜肉，从柴草里找出来，递给老魏说：「丁干部说你肉没炒熟，你看看这时你炒的不？」

老魏把菜递给爷俩，接过我爷爷拿过来的鲜肉块，放在眼前看了看，缓缓摇了摇头，又放到鼻子底下闻了闻，最后皱着眉头放在嘴里咂吧砸吧后才说：「这不是我炒的，我看着倒跟猪肺似的。」

我太爷爷说：「我看着也像，丁干部咳嗽半天，吐出来的。」

爷俩吃饱喝足之后，也没活干，两个人歪在草苫子上就睡了过去。这觉睡的敞亮，一直到了下午太阳西沉才醒。两个人睡的身上松松软软的，揉揉眼坐起来，就听见指挥部一阵喧哗声。老魏蓬着头端着碗走过来，我太爷爷一问，原来是那死了许多后生的家人过来闹，硬叫指挥部给个说法。指挥部的说法还没给出来，李干部又火急火燎的赶回来，告诉丁建国，那昨天跟着丁建国砸棺材的后生又死了几个，都是身体膨胀的厉害，眼珠子外瞪，身上直流黑水，个个臭的不行。

那个丁建国一听李干部的话，顿时又咳嗽起来，这回咳嗽比上回厉害多了，不光吐出来碎肉，还吐出来不少粉红色的血液。丁建国这番动静，不光把在座的众人吓了一跳，自己也吓得够呛，顿时想起我太爷爷的话来。这丁建国虽说害了我们一大家子，但他是知道我太爷爷的本事的。

此时发现自己身体有异，又想起来那些横死的后生，心中害怕起来，也不管那些大闹指挥部的家属了，颤颤巍巍的站起来，强作镇定，来到关押我太爷爷的草棚门口，瞪着眼颤抖着声音喊我太爷爷的名字：「牧斋，牧斋……」

那老魏手里捧着的都是从沂河里逮的小鱼苗子，用辣椒和盐腌了好久，香味扑鼻，我太爷爷正和老魏分享小鱼干。一见丁建国的样子，顿时叹了口气，小声跟我爷爷说：「他要是不找我该多好，明早咱们就报仇了。」

那丁建国根本没听见我太爷爷说的话，手扶着木栅栏，再次咳出来一滩粉血，问我太爷爷：「牧斋，我这是怎么了？」

我太爷爷站起来，看看草棚说：「这也不是个说话的地方啊。」

丁建国啊了一声，连忙推开一人高的栅栏门，说道：「牧斋，走走走走，咱们去指挥部。」

到了指挥部，里面依然是乱糟糟的，丁建国指着那许多家属说道：「都出去，出去，明早给你们答复，要是不出去的，后果自负。」

那些家属还要闹，丁建国二话不说，伸手把枪掏出来，重重往桌子上一拍，差点拍走火。拍了枪，丁建国大吼一声：「是想造反吗？」村民们一看丁建国的气势，都不敢做声了，只好偃旗息鼓，出了指挥部。丁建国让我太爷爷坐下，又是点烟又是倒茶，指着地上吐得碎肉说道：「牧斋，救救我。」

我太爷爷让丁建国把手放在桌子上，装模作样搭脉了一会儿说道：「我给你开副药，你服下去就好了。」说完话，要过一张信纸，给丁建国写了方子。丁建国拿过来一看，鼻子差点气歪了，只见上面写着「砒霜二两，朱砂三钱」。丁建国一见方子，顿时气得咬牙切齿，脸上恭恭敬敬

微信公众号：阿乐资源库

的表情不见了，一巴掌打在我太爷爷脸上，恶狠狠的骂道：「你这个老东西，真当我是傻子，给我拉出去打？」那丁建国手下几个人一见领导这个气势，也不管不问，把我太爷爷和我爷爷拉倒外面，毫不留情打了一顿。

挨了一顿揍之后，爷俩又重新被关回草棚。

我爷爷躺在草棚里浑身疼痛，呲牙咧嘴的说道：「你给他开的什么方子？」

我太爷爷说：「二两砒霜啊。」

我爷爷叹了一口气：「我有你这么个爸爸，肯定活不长。你要是想给人治病，你好好给人家治，你给人家瞎开什么药啊。还砒霜？连我都知道这二两砒霜吃下去什么后果。」

我太爷爷说：「你个傻犊子，你知道啥，药这种东西相生相克相辅相成，别以为毒药就会害人。」说到这里，我太爷爷叹了口气，「这就是他姓丁的命，也怪不着谁。」

本来我爷爷还想奚落我太爷爷两句，谁知道这时候那河底远远的又传来几声叹息，然后夹杂了几句哭声。只是今天这晚上的哭声，不仅仅只有一个女的，细细分辨之下，还有许多老人小孩。那哭声凄厉的，直刺人心肺。

我太爷爷一听这声吓了一跳，坐起来仔细停了一会儿，又装神弄鬼掐了几下手指，从铺盖的被子里扯出来两团棉花就堵住了我爷爷的耳朵。堵住之后说道：「今晚无论见到什么，听到什么都不要吱声，也别出去。」我爷爷耳朵被堵，自然听不清楚我太爷爷说的话，把耳朵里的棉花拽出来，又问了我太爷爷一句：「你说什么？」我太爷爷只好又说了

一遍，我爷爷应了，把棉花堵回耳朵里，心里却没当回事，只是往草棚里挪了挪。

就在我爷爷往草棚里挪的时候，突然发现那草棚里面有一个冰冰冷冷的身体，躺在那里一动不动。这一下，惊得我爷爷差点叫出声来。

我爷爷还没叫出来，就被人一把捂住嘴巴。我爷爷被吓得一头虚汗，抬眼一看，原来是老魏。那老魏做了一个噤声的手势，三个老爷们大气都不敢出，见到了他们平生最恐怖的场面。

此时天色已黑，我爷爷估摸着时间，已经到了八点多快九点的样子。远远近近除了夏虫儿嘶鸣，和指挥部里面传来的喧哗，就是远方村庄传来的几声狗叫。就在老魏捂住我爷爷嘴巴的那一刻，除了指挥部里面的喧哗，那夏虫儿的嘶鸣和远方的狗叫，忽然一瞬间消失了。就在这些声音消失的一瞬间，那河岸上起了一阵雾气。

指挥部的人也听到了那河岸上发出来的哭喊，丁建国带着人走了出来。那几个人手上拿着手电筒，不断的往哭喊的声音处照去，除了大雾，什么都看不见。丁建国清清嗓子，呵斥道：「牛鬼蛇神，给我发照明弹。」丁建国话音刚落，就见旁边一个人手持一把粗筒子短枪，往那雾气中打去。只见那短枪中呼的一声，一颗红色的闪光冲着雾气上空冲了过去。在红色闪光的照耀下，只见那雾气中影影倬倬，仿佛许多人踏着树林中的污泥沉重的往河岸上攀爬。

丁建国一看，脸色变了一变，嘱咐道：「联系当地公安局。」说完这句话，又说道：「带上武器跟我来。」那几个丁建国的手下，从身上掏出了手枪，还有拿着步枪的。我爷爷当时就惊诧，心说这丁建国到底是什么部门的干部，怎么人人还都配枪呐？心中禁不住一阵担心，真怕这王八蛋当场把他们爷俩就地正法了。

那李干部和周干部没有枪，互相看了一眼，在对方的脸上都看到了恐惧的神情。等丁建国走了之后，李干部连同周干部急急忙忙来到我太爷爷的草棚外面，轻声呼喊：「老沈，老沈。」我太爷爷三人耳中已经堵了棉花，根本听不见李干部的呼喊，但是手电筒的光还是可以看见的。我太爷爷爬起来，凑到草棚门口，一见是李干部，赶紧招呼：「快进来。」

李干部和周干部进了草棚，我太爷爷也嘱咐了两人几句。但李干部和周干部还是有些疑惑，李干部说：「老沈，我得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呀，不然我这么躲避良心难安。」我太爷爷气恼之极，悄声说道：「李干部周干部，你们是好人，就相信我这一回。你一会儿就知道是什么东西了。但是你俩一定记住，等一下无论听道了什么，看到了什么，一定不能吱声，也不要动。要不然，咱们爷几个，小命难保。」

那老魏也用沙哑的声音说道：「你俩信不过他，还信不过我这个乌鸦嘴吗？」

那李干部还想说什么，周干部扯了一把李干部：「这老魏原来是县里三元观的道士。」李干部一听周干部这么一说，再不犹豫，闪身进了草棚。本来这草棚是工地上储存引火的柴草用的，里面本就狭小，三个人挤在里面倒是绰绰有余，又加上两个老爷们，就拥挤了很多。但是危急时刻没有办法，大家将就将就吧。

后来我很不理解为什么一定要挤在那个草棚里，不能去别的地方躲藏，或者直接跑了吗？我爷爷说：「哪里敢跑，还没跑出河堰，就会被那些人抓回去，又是少不了毒打一顿。而且那草棚是搭在几棵柳树底下的，属阴辟邪。」

李干部和周干部挤进去之后，就被我太爷爷用棉花絮子堵了耳朵。但就算是堵了耳朵之后，外面那些凄厉的哭喊依然是沁人心脾，不过到底是好多了。

丁建国领着那些人，在河堰上越走越远，手电筒的光芒在河堰上散乱的照着，人群中时不时闪过一两个光亮，几人耳中随即响起沉闷的枪声。但就一会儿工夫，那河底的雾气就弥漫开来，一直散到了河堰之上。先是还能看清楚手电筒的光芒，再过一会儿，几人眼前漆黑一片，除了眼前的雾气，不要说那手电筒的光芒，便是近处的东西一点儿都看不清楚了。而且几人耳中，除了那凄凄惨惨的哭叫，再没有其他一点声音，沉闷的气氛越来越压抑。

我爷爷说，当时的心跳快极了，浑身都裹在那种雾气中，一个劲儿的冒汗，背后湿的难受，那汗水都淌到腚沟子里去了，痒痒的，想伸手挠挠，可是一动都不敢动。

就在这个时候，远处又传来许多沉闷的枪声，连续不断，一个劲儿的咚咚咚，紧接着就是凄厉的呼号，然后是惨叫。没一会儿，就听远处的河堰一个接一个沉重脚步声，我爷爷分辨的出来那是人快速的奔跑。但是这些脚步声很快就被惨叫声取代，后来又是哗啦一声，那是帆布帐篷被撕开的声音。

我爷爷说：「当时那个怕的哟，耳朵都被堵住了，怎么那些声音还是那么清晰，就像是在耳边的一样。」

就在我爷爷他们紧张的要命的时候，忽然一个人冲到了草棚之前，大声呼喊：「救命，救命……」我爷爷看得清楚，那人就是丁建国，满头大汗，脸上全是惊恐，脑门上也都是血。那丁建国都冲到草棚门口了，伸手去拉草棚的木栅栏门，眼看那手就要碰到木栅栏门了，就见那丁建国身子一滞，猛地往后窜去，仿佛被什么东西拉到雾中去了。

李干部反应极快，一见丁建国被什么拉走，连忙起身想去帮忙。可是他再快也快不过我太爷爷，被我太爷爷一把薅住他脖领子拽了回去。李干部还想挣扎，一眼看到草棚外面的景象，顿时身子一僵。我爷爷也坐了起来，本来还想帮助我太爷爷去摁住李干部的，可发现李干部神色有

异，顺着李干部的目光往外一看，也是瞬间僵住了身体，呆立在那里，一动不敢动。

按照我爷爷的描述，那晚所见的东西，直接改变了我爷爷的人生走向。草棚外的那个东西，明明是有手有脚有脑袋，但偏偏不能称之为人。我问我爷爷：「那到底是什么东西？」

我爷爷说：「要准确的描述的话，那就是人网，由腐烂的人长成的一张网。」

那草棚的外面确实是人网，只不过因为当时起了大雾，又加上天黑，看不甚清楚。还是在丁建国带来的手电筒的照耀下，影影绰绰看到了一些东西。有被烧焦腐烂的人脸，还有塌了窟窿的后脑勺，腐烂破败的手臂，藏在肚子里的人脑袋。

我爷爷描绘道，要具体说，就是人长拧巴了，一个人长得跟个树杈子似的，上面七八只手。而这些树杈子还连在一起，连接这些树杈的，说不清楚是什么东西，就好像是骨头搭着烂肉。

那些树杈，有长三条腿的，有长五条腿的，也有生了七八个脑袋的。那些脑袋有男有女，有老有少，还有婴儿模样的。偏偏那些脑袋，一个个都还活着。脑袋下面还挂着许多血肉，无数水蛭一般的东西在那些血肉之中钻来钻去，发出腻滑的声音。那些脑袋不断的转动观望，仿佛在寻找着什么。

这些树杈连在一起，缓慢的向前移动，一边移动那些脑袋一边哭嚎。特别是那些小婴儿模样的脑袋，哭声尖利，但是看那表情，又像是狞笑。

在这些脑袋中，我爷爷看到了四五个认识的人。如果说这四五个还能称之为人的话。这四五个脑袋，紧紧的挤在一起，长在一个肥硕身体的腋

微信公众号：阿乐资源库

下，就像是一棵树上结的几颗果实。那四五个脑袋，似乎还没有彻底死去，脸上充满了惊惧，在那肥胖的身体上哭嚎。

那哭嚎的声音听起来分外糁人。那肥硕的身体缓缓走过之后，我爷爷发现了一个更加渗人的场面。只见一条宽阔肉墙的一端紧紧的黏在那胖子的身后，使得那个胖子走起路来很是费力。那肉墙的皮肤结实紧致，但是有很多地方被炸裂开来，露出里面并排的白骨。我爷爷认识那些骨骼，竟然都是人腿骨和手臂骨头。

肉墙之下，还连接了一条条长腿和胳膊，许多手脚支撑在地上，前后并列往前行进。肥硕身体往前走一步，那肉墙就挪动一份，那肉墙的上边排着一溜十几个脑袋就跟着晃动一下。

那十几个脑袋的主人我爷爷也见过一些，其中就有河堤上死去的那十一个人。那些脑袋在那肉墙之上长的歪七扭八，但无一例外都在嘶声哭嚎。

而那肉墙上的最后一张人脸，就在刚才，才来到过这草棚栅栏的门前。

6

那最后一张人脸就是丁建国。此时的丁建国，嘴巴大张，两只眼睛滴溜溜乱转，脸上融合了恐惧惊诧不甘。看到此处，我爷爷再不敢看下去了，索性闭上了眼睛。但越是闭上眼睛，那耳中听到的声音越是凄惨嘹亮。

后来爷爷告诉我，那些声音充满了恐惧和不甘，就算是地狱里的声音都没有那些声音恐怖。丁建国的脑袋在那个说不清楚是什么的东西上哭嚎，一遍遍的叫唤着「救救我，救救我」。有好几次，我爷爷都忍不住想嘶声呼叫，但是心底一个声音告诉自己，绝不能喊出来，绝不能喊出来。也不知道过了多久，那些怪物的脚步声和叫喊声越来越远，终于不

见。我爷爷睁开眼睛，那河堰上的雾气也一并散去，我爷爷再也忍不住了，瘫软着身子歪倒在地，放声大哭。

其实不光我爷爷，周干部和李干部也是嘶声裂肺的哭喊，三个人一直哭到天亮。当早晨的第一缕阳光照射到草棚里的时候，我爷爷才感觉到无尽的疲倦袭来，浑身疲软的躺在草苫子上睡了过去。

等我爷爷醒来的时候，太阳已经晒得老高，草棚里只剩下他一个人。那时候是盛夏，早晨的太阳已经酷热难当，我爷爷满头大汗的坐起来，第一反应就是叫我太爷爷。我爷爷还没开口，老魏端着一碗菜走了过来。老魏把菜和两个煎饼递给我爷爷，说：「吃吧，吃完去指挥部，你爹在指挥部呐。」我爷爷端过菜来，才发现是大肉炖土豆，喷香无比，引得人食欲大阵。我爷爷也忘了昨晚上那些人身上的烂肉，西里呼噜吃完饭，随着老魏到了指挥部。

我爷爷进到指挥部的时候，才看清指挥部里除了李干部、周干部、我太爷爷三人，还坐了两个身穿警服的警察，和一个形容猥琐的老头。我太爷爷看到我爷爷进来，示意我爷爷坐下。

我爷爷昨天夜里的恐惧还没消失，紧紧的挨着我太爷爷坐下了。我太爷爷还看了我爷爷一眼，那眼神的意思是，你离我这我近干嘛？不过我爷爷的注意力全然没有放在我太爷爷的眼神里，而是注意到了大家讨论的内容：如何处理掉那个大棺材，避免灾难再次发生。那两个警察和那个形容猥琐的老头提出的建议是摆个大阵，把那个大棺材从新再封印住。只是这个大阵要求颇多，需要七七四十九个青壮年，还要许多朱砂硫磺。

我太爷爷发话说：「你这大阵我相信肯定是有作用的，但是有两个难点，第一个难点就是招齐四十九名劳力。现在这个地方已经成了耸人听闻的鬼地，而且已经死了这么多人，不要说四十九名劳力，就算是九名都不一定能招齐。第二个是这朱砂硫磺，现在朱砂已经是稀罕物，不要

说那么多朱砂，就算是硫磺都难以达到你要的数目。再说你布这大阵所要的其他什么桃木剑香炉之类，现在形势你又不是不知道，就算能找到也要冒着巨大的风险，万一被人检举揭发，就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儿，估计参与的都得担上责任。你这法子，难。」

大家伙一听我爷爷说这话，都陷入了沉默当中。唯有那个干瘦猥琐的老头，眼睛滴溜溜的乱转，斜眼看着我太爷爷，歪着嘴巴说道：「老沈，既然你这也不行，那也不行，那你说说你有什么好办法。」

我太爷爷想了想说：「办法我倒是有，只是我这身份……」说到这里我爷爷住了口，久久不再说话。那李干部一下明白了我爷爷的意思，站起身来，对着那两个身穿制服的公安说道：「哎呀，你看，这么重要的事情我都忘了。两位公安同志，今天你两位要在这里给我们老沈父子做个证，他二人成分被划作地主完全是冤枉的。早在一九三八年，老沈就已经和他家里断绝了关系，那时候咱们苏鲁人民抗日义勇总队的供给，都是老沈出的力。这都是有史可查的。后来因为公社工作出现失误，这才导致老沈的成分出现了偏差，所以我想恳请咱们公社的周干部和两位公安局的同志一起作证，这件事情结束之后，我保证，立刻恢复沈家父子的贫农身份。」

那两个公安和周同志一听，连连点头，都表示这件事情一结束，愿意帮干部作证，恢复我太爷爷和我爷爷的贫农身份。

我太爷爷一见这架势，那就别抻着了，啪嗒丢了手里的烟头，站起身来说道：「要干就现在干，事不宜迟，要不等到了晚上，那肉麋心中怨气难平，还得有一场灾难。只是……」说到这里，我太爷爷又 止住了话头。那李同志顿时心中嘀咕，那马思琪我给你做媒还不行吗。嘴上却催促道：「老沈，还有什么要求，你尽管提。」

我太爷爷看着李干部真挚的说：「这位老先生的意见虽然没有采纳，但是我还是需要他的帮助。」

那瘦小干枯的猥琐老头，本来听了我太爷爷的建议，心中已经恨极，现在又听我太爷爷说需要他的帮助，本来沮丧的心情顿时大好，赶紧站起来说：「贺寻章知无不言言无不尽。」

我爷爷告诉我，其实我太爷爷的计划很简单，就是把那个棺材底下挖空，再用撬杠撬起来，闹个几千斤的生石灰，从底到上掩埋一遍。然后用水泥直接封死。

我问我爷爷，那个法子有用吗？

我爷爷说：「封完之后，刚开始还有女人出来唱戏，唱了两晚上，到第三晚上就没了。」

我说：「就这么简单？」

我爷爷说：「哪有那么简单，那天白天封完石灰还好，封水泥的时候出了岔子，你太爷爷和那个贺寻章差点死在沂河边上。」

这个主意其实是我太爷爷早就想好了的，只是时机不成熟，我太爷爷没说。当时为了建造堤坝，拉了整整几十拖拉机的生石灰。结果堤坝没派上多少用场，反倒埋铁棺材了。运石灰是极其简单的事情，最难的就是撬起棺材。撬棺材之前，李干部犯了难，问我太爷爷：「这劳力都没了，再说让他们回来撬棺材，谁肯干呀？」

我太爷爷胸有成竹的说：「你就说劳动一天有双倍工分，而且是老沈让来的。只要是听老沈的，保证他怎么来怎么回去。」李干部听了我太爷爷的话，半信半疑。李干部是县里来的，他不知道我太爷爷在十八个大队的名头。别看我太爷爷三天两头被批斗，谁家真有了事儿，还得暗地里找我太爷爷拿个主意。不说别的，在那个缺医少药的年代，谁家孩子发烧感冒，找我太爷爷，捏点路边的尘土都能给治好。

李干部还在犹豫，我太爷爷说道：「要是过了晌午，咱们这时辰可就过了。李干部，还是抓点紧吧。」李干部听了我太爷爷的话，不敢再耽误，招呼周干部一起去了。还没到中午，那许多劳力已经赶了过来，站满了一河堰，气的那个贺寻章只呲凉气。我太爷爷看了那个猥琐的贺寻章说道：「你还真别生气，这里除了我，别人去找，还真就不好说。」

我太爷爷消遣完贺寻章，招呼河堰上的劳力说道：「老少爷儿们，咱们这遭了怪事，今天呐我沈坑要平了这怪事，需要大家伙帮一膀子力气。这力气不白帮，水利局的李干部说了，今天一工算两工。大家伙愿意的吼一嗓子。」我太爷爷说完这话，河堰上纷纷叫好，我太爷爷听了之后很高兴，又鼓动大家，说是中午吃猪肉炖土豆子，大家伙又是一阵欢呼。

欢呼过后，我太爷爷说道：「咱们今天的要干的事情，就是把那个狗日的棺材撬起来，用生石灰给煮了，大家伙说好不好？」

人群轰隆一声，大喊道：「好。」

我太爷爷哈哈大笑道：「那好，咱们马上开工。但是开工之前，有几个注意事项，我要说一下。第一，所有撬棺材的人，必须嘴巴捂上白毛巾，等下去指挥部去领，领到手就不用还了。第二，撬棺材的时候，一定不要碰到棺材，无论是你的手脚，还是你身体其他的地方。要是不小心碰到了，第一时间找贺寻章老先生。」说到这里，我太爷爷把那个瘦小干枯的老头介绍给了大家，然后接着说道，「第三，那棺材四周，无论出现了什么东西，金银财宝，还是其他的好吃的好玩的，一律不能拿，谁要是拿了，后果自负。第四，咱们今天尽量加快速度，争取在天黑之前完成，不过要是天黑之前没完成，所有人必须撤回来。大家伙听清楚没有？」

那几十个劳力大吼一声：「听清楚了。」

微信公众号：阿乐资源库

我太爷爷嘿嘿笑道：「好，吃饭，吃完饭马上开工。」

开工的时间是在十一点左右，那时候上游因为筑起了堤坝，水过不来，加上炎热的太阳烤了两天，棺材周围的水耗的差不多了，就是地有些淤泥。大家伙听了我太爷爷的话，心里有了底，所以都不怎么害怕，只是靠近棺材之后，那棺材发出的恶臭，还有那棺材里面恶心的景象，还是让不少人忍受不了，虽然大家嘴鼻上围了毛巾。

我太爷爷的第一步计划，就是把棺材盖盖到棺材上面去。那棺材盖被炸到了十几米外，十几个壮劳力用绳子把那个棺材盖绑在了撬棍上，直接抬到了棺材上面。这一步很顺利，盖上棺材盖之后，那空气中的味道才好了一些。大家伙看不见棺材里面的东西，也都舒服了一些。

但是在撬棺材的时候，还是出了问题。

7

本来我太爷爷预估了棺材的重量大概是一千五到两千斤，谁知道把棺材周围的淤泥清空之后，二十个后生竟然没撬动。加到将近三十个人这才勉强把那个棺材撬了起来。可就在等人填石灰的时候，结果有人坚持不住，松了手里的撬棍。一个人松了撬棍，结果其他人也都跟着坚持不住。但是其他人没有来得急反应，那棺材落地太猛，大家伙把持不住手里的撬棍，纷纷摔倒在地。

本来那棺材周围的淤泥被清空，已经明显高于周围，但是这一落下，又陷进了泥里几分。有两个后生摔倒的时候没注意，直接就滚到了棺材跟前，一个脑袋直接撞到了棺材，另一个不小心手扶到了棺材。

两个人碰到棺材之后，别人说快去找老沈。这两个家伙笑嘻嘻，也没感觉有什么不妥，所以并没有当回事。别人的吆喝了几声，说咱们再来一次，两个家伙又一次拿起了撬棍准备干活。可这一切被我太爷爷看在了

眼里，慌不择路的跑过来，也不敢碰那俩人，嘶吼着让他俩去找贺寻章。两个后生摆摆手跟我太爷爷说：「没事，老沈，我俩这不没啥事吗？」

我太爷爷气吼吼的说：「你俩要想活过今天晚上，马上去找贺老头。」

那俩后生听我太爷爷说的这么严重，心里才有一些害怕，丢下手里的家伙事儿，去找贺寻章了。

其实，那贺寻章就在不远处蹲着抽烟卷。那两个后生发生的事情，他也看在眼里。那两个后生过来之后，贺老头丢了烟卷，抬头看了看日头，撅着腚挪了一个位置。挪完位置，贺老头从身后扯过来一个脸盆大小的脏布袋子，让那个摸到棺材的后生把手放进去。放手之前，贺老头叮嘱道：「等一会儿，你会觉得有点痒，也有可能疼，千万别动，我什么时候让你拿出来，你就拿出来。」那后生看贺老头的猥琐样，就轻描淡写的答应了，然后把手放进了那脏兮兮的布袋子中。

那后生刚把手放进去，就觉得里面凉飕飕，别的也没什么感觉。过了一会儿，忽然就觉得整个手掌仿佛被羽毛拂过一样，痒痒的。又过了一会儿，又觉得那手皮肤下面，有什么拱来拱去一般，那痒就不是一般的痒了，简直是无法忍受。贺老头紧紧的攥住口袋，似乎是怕那后生的手逃出来，笑嘻嘻的看着那后生问道：「现在是不是觉得有些意思了？」

那后生看着贺老头脑袋上仅剩的几缕头发，脸上别的通红，压抑切齿的说道：「哼，有意思，有意思。」贺老头也不为意，呲出黄橙橙的牙齿说道：「一会就更有意思了。」

贺老头说完话，那后生就觉得自己的整个手掌似乎一下子扔到了滚烫的油锅里，撕心裂肺的疼了起来，疼痛之余，好像又有什么东西从自己手掌手指钻了出来，那东西钻出来的时候，那种痒痒程度自不必说。那后

生疼痒的一头大汗，心中又惊恐之极，忍不住嗷嗷喊叫了出来。贺老头嘿嘿的笑，一边笑一边说：「别怕别怕，这就完了。」

果然，贺老头一说完话，后生觉得那布袋中又传来丝丝凉意，那手也不疼了，反而麻酥酥痒的好受了许多。差不过有一根烟工夫，贺老头说：「好了，你把手拿出来吧。」那后生把手拿出来，才发现，自己的手已经又红又肿，手背手心上布满了细密的针眼。贺老头看那个后生的表情嘿嘿笑着，把那个布袋子一翻，稀里哗啦倒出来许多细细密密的东西。后生不明所以，凑近一看，顿时觉得头皮发麻，原来地上那些东西，全是细如棉线的红黑色虫子。

贺老头对那后生说：「行了，你没事了，但是记住，这几天不要行床事，不要沾荤腥。」那后生这回服了，恭恭敬敬走了。

剩下那个脑袋撞到棺材的傻了眼，自己是脑袋有问题，这脑袋也装不进去那个口袋啊。贺老头也不理他，自顾自从暖水瓶倒了一碗水，拿出来一个黄符，在空中虚画了几下，只见那黄符迎风烧着了。

贺老头把烧后的纸灰放到倒出的水里，让那脑袋撞棺材的后生喝了。那后生也不犹豫，端起碗咕嘟咕嘟就喝了，喝的一嘴的烟灰味。喝下去没一会，那后生就觉得肚子里一阵翻江倒海，然后哇的一声，蹲在地上大口大口吐了起来。那后生对自己吐得东西一辈子都忘不了，全是手指长短密密麻麻的虫子。那些虫子在那后生中的呕吐物中不断的蠕动，这让后生想起了蛔虫，但这些虫子可比蛔虫吓人多了。

两个后生对自己的遭遇很是恐惧，也很是难忘。但更让他们难忘的，是那一天的劳动。

大家伙把棺材撬起来之后，下面铺了一米多厚的生石灰石。然后围着那具棺材和生石灰，砌了一圈砖墙。砌完砖墙，又铺了一米多厚的生石灰。那后生后来对别人说，生石灰把那个棺材整个覆盖完的时候，他隐

隐约约的听到棺材里面传来许多声音——叫骂声、嚎叫声、婴儿啼哭、女人尖叫，求饶声……

我爷爷说，其实在现场，所有人都听到那些声音了，但是为什么填生石灰之前没有声音，大家就不知道了。填完生石灰，天都快黑了，我太爷爷让人铺水泥。里里外外，全都铺上水泥。

那时候的水泥是稀缺物品，所以我太爷爷要求多放水泥少放沙。但是干到最后，只剩下上面水缸大的一片地方，发现水泥不够，我太爷爷催促赶紧去抬。周干部有些尴尬，说工地上的水泥已经全部用完了。我太爷爷发了火，说道：「绝对不行，必须马上解决，不然今天咱们做的工作全完蛋。」李干部倒是干脆，马上写了一个条子，让周干部直接开拖拉机去县城水泥厂去调。周干部得了李干部的指示，带着人马不停蹄的去了。

可是眼看着天色就黑了下来，等水泥的这段时间怎么办？大家伙犯了难，我太爷爷吧嗒吧嗒抽起了烟卷，想了一会儿说道：「你们都上去吧，老贺和我留下看着。」

贺老头一听我太爷爷这么一说，一下子就跳了起来：「哎，我留下干嘛呀，这怎么还有我事儿了呢？」

我太爷爷看了贺老头一眼说：「行，没有你的事儿，你也走。」

其实当时贺老头说完那句话就后悔了，因为当时贺老头被关在监狱里，朝不保夕，要是上去了，估计还得回到监狱。现在听我太爷爷这么一说，顿时蔫了，蹲在地上说道：「我不走，我和你守着。」

我爷爷昨天晚上可是见过了这棺材里面的东西，一听我太爷爷说不肯走，他顿时就呆了，拉着我太爷爷：「这事儿太大了，你不能呆这儿。呆这儿就是个死呀，昨晚上那东西你又不是没看见。」

我太爷爷被我爷爷烦腻的厉害，一拍大腿说道：「不就是肉麋吗？瞧你小子哭的那个熊样。早年山东遭旱灾，你祖爷爷连旱魃都收拾过。你当你爹是吃白饭的，区区肉麋我还就治不了他了？咱们家要是没被抄，那些家伙事儿在的话，你老子一个人就给收拾的利利索索的……」说到这里，我太爷爷突然意识到自己失态，及时止住了话头，告诉我爷爷说，「你跟着上去吧，别在这碍事儿。」

我爷爷倒也听话，经历了昨晚上的那一幕，他对自己的亲爹有了不少信心，但说心里话，怕那也是真怕。

那一夜经历了什么，只有我太爷爷和贺老头知道。反正那一夜的鬼哭狼嚎，要是能录下声音，估计能吓坏不少人。第二天早上，我爷爷再见到我太爷爷的时候，差点哭死过去。只见我太爷爷身上凭空添了许多疤痕，而且那疤痕全都是腐肉，肚皮都划开了，肚子肠子流了一地。那个贺老头不比我爷爷好到哪里去，胳膊少了一只，眼睛也瞎了一个。只是好歹那棺材给封住了，整个水泥覆盖的地方，到处都是血液画的符文。那个没有覆盖水泥的地方，密密麻麻写满了看不懂的符咒。我爷爷说：「就算是搁到现在，加上你小叔，满天下能写那符咒的找不出来三个。我都写不出来。」

那个覆盖着那个大棺材的水泥墓现在还在，上面的符文隐隐约约还能看得清楚。后来还在那个水泥墓旁边还修建了高压线。

我太爷爷和贺老头好歹是救回来了，当时医生都觉得不可思议：「这俩人伤成这样，身体血液还剩不到一半，多处器官出现衰竭症状，这都能活下来，在整个医学史上都堪称奇迹。」

我太爷爷说那是真武大帝保佑。

后来的结局皆大欢喜，沂河工程治理如期完工，我太爷爷和我爷爷都划为贫农，我爷爷娶了马思琪做老婆，还和那两个公安成了好朋友。那件

微信公众号：阿乐资源库

事情之后，又发生了一些匪夷所思的事情，我太爷爷和我爷爷经历了不少风波，全国各地也跑了一圈。在那些事情当中，我们家受益不少，不光当时抄家一些典籍孤本被还回来一些，我爷爷还继承了我太爷爷的衣钵，学了我太爷爷不少本事。

本文由 Circle 阅读模式渲染生成，版权归原文所有